昔日舊夢

文：老志海 畢宇宏 繪

我們在香港會面吧

三天後，小張在「小江南」接到筱胡蝶的電話：

「明天我回蘇州去。」

「你幾時沒有問題的？」小張插口。

「是一種誤會，我本身昨天就沒有問題了。我們不可能再叙。」

小張也不想，筱胡蝶把話繼續：「從蘇州出來，我就要到香港了。」

「我們在香港會面吧！」

「你也要到香港？」

「過了殷尚年。」

「我們香港再見了，香港是小地方，如果我們常到……」

「常到什麼地方？」

「常到中環。」

「閒市？」

「你要錢我可以給你些。」小張說。

「我不要錢。」

「要我人？」

「是的。」（二九七）

筱往意到小床睡熟的自己的兒子，他與薛媽上床後歷大半小時，他們已並枕躺着了。她對他道：

「我也不知道我與你將來會怎樣？」

二八五：阿欣生氣了

文慧登上車子，發動引擎，試走了一小段路，果然蚊放自如，脚掣完全沒有問題了。

「謝謝你，史提芬，這車子可以用了！」文慧停車下來，對他說。

「晚了，媽咪叫你們吃了飯才走。」阿欣說。

「不行，我得先走。」文慧說，「兩個小孩還等着我回去開飯呢！」

「對不起，我今晚有事，也得走了。」史提芬也說。

阿欣噘起小咀，不大高興了。

「晚點我給你電話。」史提芬走到她身邊說。

阿欣進屋後，文慧和史提芬才先後上車。

「你的車子在前面，我在後面跟着，萬一有什麼事也好照應。」史提芬說。

迷霧 陳浩泉

「好！」文慧點頭，接着却說：「你還是留下吃了飯才走吧，阿欣生氣了呢！」

「她的脾氣就是這樣，一陣子就沒事啦！」史提芬笑笑，若無其事地上了車子。文慧也上了車，重新登動引擎。

「過兩天，你還是把車子開到車行去檢查一下，這樣比較保險。」史提芬又說。

「不必了吧，難道你對自己的技術也沒有信心？」

她慢慢地開動車子上路了。

因怕脚掣再出問題，文慧的行車速度不敢太快，史提芬的車子也在背後慢慢跟着。

到家了，一路總算平安無事。停好車子，文慧說：

「車子沒問題，你的技術還厲了得！」

「過奬了。」史提芬開心地笑着，「實際上你的車子只出了小毛病。」

「無論如何得謝謝你，改天請你喝茶，叫阿欣一起來。」文慧說。

二九七：調理蘭花

林太曰：「我調理農務系呀！」

阿占曰：「哦，咁呀，我更巴閉一D，更車門一D，我係調理農務蘭花系㗎！」

林太曰：「豈有此理，你知不知我老母已經去了黃泉？」

阿占曰：「爲乜講到你老母呢？」

林太曰：「我調理農務系呀！」

阿占呵呵大笑，曰：「林太，你忘記了自己係女人乎？你搵乜調理？吓？只有人調理，冇你調人呀！」

林太咬牙切齒曰：「我丟你老母綉花鞋！」

阿占曰：「啤！你講錯矣！我老母不着綉花鞋者也！」

林太曰：「佢天生一隻綉花鞋，所以生你這個衰公出來！」

阿占笑曰：「唔好講笑㗎！係咁喇！」

阿占收了錢，返埋位，蘇絲曰：「你去了邊，咁耐㗎！」

阿占曰：「佢話佢D雞嗆咁搏過來。」

蘇絲曰：「你究竟講乜嘢！」

阿占曰：「佢話調理農務系呀！我梗係唔執輸，話我更巴閉，我調理農務也！」

林太曰：「佢天生一隻綉花鞋，所以生你這個衰公出來！」

阿占笑曰：「唔好講笑㗎！係咁喇！」

阿占收了錢，返埋位，蘇絲曰：「你去了邊，咁耐㗎！」

阿占曰：「佢話佢D雞嗆咁搏過來。」

蘇絲曰：「你究竟講乜嘢！」

阿占曰：「佢話調理農務系呀！我梗係唔執輸，話我更巴閉，我調理農務也！」

二九七：一舞難忘愛因情動

珮姬向曼谷的楊金甫集團的大董事長本人通了電話，楊金甫聽她說了訪日的近況，大爲興奮，便說了新指示：「選美成功，頒二三名是一樣的。現在趁單梅小姐去了歐洲，訪問之後，就在巴黎上學，變成紙你兩位出風頭了。你們屬於我機構的女職員，永遠屬於我們總公司的。趁現在東京大捧你們，任何有利的機會，不可放過。女人也有交際費，方顯得除了美貌，還有家庭背景，大有來頭。我叫東京我們的社口，你兩個可隨時去領取用費，我不限制，知道你們不會亂來的。我這就立刻撥電話給印度廟街，現在請以筆紙記下負責人姓名、電話來。」

隨即叫曼麗說了話，竟與父親家長一樣。兩美深爲感激，認爲必須再爲楊氏財團爭氣。她們放了心，松上和阿雄守時來迎接她們。告知她們：「不料前晚獻歌，帶來了運氣！從電美音要我兩介紹你們乘這次各大報自動的宣傳，立刻答應他們灌錄電唱片……。」

「現在去參加藝術評論協會的舞會——下午五至七時，介紹你們同唱片托殊斯的幹事長水升亨一認識，原則上斬獲一切無條件答應，因爲昨日五大報派列你們歌唱表演的圖文，而且都有名家的小評論，若花宣傳費，一千萬美金也收不到如此效果！」

她們隨兩位公子到了青山藝人俱樂部，那水升亨乃音樂評論會主席，年紀四十有餘，是個糙也納音樂「亞卡得米」（學園，源自希臘相拉圖）的院士。當下在鶏尾酒會介紹了。日本習慣，交際時不多帶夫人出席，但水升亨帶了他的情總蒼田七子同在，兩位泰姐一見吃驚，這小姐女性雖法語，和純正的中國北京話。

松上大力促成灌「秦王（唐太宗）破陣樂曲」。水升說：「必須配合貴國佛教法曲，和失傳的唐代古曲華清池的御房舞歌！我們保存了這種古樂譜在日向的大德寺……。」

「請作準備，給她們至少十天練習！」阿雄向水升笑道：「不可拖延，遲了難再造成宣傳效果。」水升連連稱是。

春田七子見此二美，也相見恨晚，松上又立刻請曼麗同水升亨跳一支華爾姿，他自己同春田應酬，阿雄便和珮姬跳。曼麗很快就與水升熟了，而且大家曾慣藝術然情作風——頰貼頰，上中下，三貼三！水升不料曼麗的腰肢柔軟擺動，而且下貼自然，使他幾乎勃然。

他爲了體貌强忍住，但曼麗的乳溝噴射出魂女的熱風，水升亨口對心警告自己：「我的七子比不上，實把握不住，一舞難忘！」

二九七：一舞難忘愛因情動

珮姬向曼谷的楊金甫集團的大董事長本人通了電話，楊金甫聽她說了訪日的近況，大爲興奮，便說了新指示：「選美成功，頒二三名是一樣的。現在趁單梅小姐去了歐洲，訪問之後，就在巴黎上學，變成紙你兩位出風頭了。你們屬於我機構的女職員，永遠屬於我們總公司的。趁現在東京大捧你們，任何有利的機會，不可放過。女人也有交際費，方顯得除了美貌，還有家庭背景，大有來頭。我叫東京我們的社口，你兩個可隨時去領取用費，我不限制，知道你們不會亂來的。我這就立刻撥電話給印度廟街，現在請以筆紙記下負責人姓名、電話來。」

隨即叫曼麗說了話，竟與父親家長一樣。兩美深爲感激，認爲必須再爲楊氏財團爭氣。她們放了心，松上和阿雄守時來迎接她們。告知她們：「不料前晚獻歌，帶來了運氣！從電美音要我兩介紹你們乘這次各大報自動的宣傳，立刻答應他們灌錄電唱片……。」

「現在去參加藝術評論協會的舞會——下午五至七時，介紹你們同唱片托殊斯的幹事長水升亨一認識，原則上斬獲一切無條件答應，因爲昨日五大報派列你們歌唱表演的圖文，而且都有名家的小評論，若

二八二：帶卜老太上山崗

阿嬸打量一下卜老太說，說：

「你就是潛水遇害人的媽媽？」

卜老太點點頭：「是的。」

阿嬸說：「他的屍體是我老公在沙灘發現的，他是村長，做人很負責任，他把屍體埋在古松崗上，用石頭砌墳。」

卜老太雙眼通紅，有淚水，說：

「我的兒子很不幸，我感激你們夫婦，把屍體撈起，並安葬。」

阿嬸說：「只不過盡點責任罷了！前些天，有一雙富家男女去古松崗祭過墳。」

「女的是不幸遇事長子的妻子，男的是他二弟。」卜老太說。

「卜太太這次來是祭拜兒子嗎？」阿嬸問。

「對了。」卜老太說：「可以帶我去嗎？」

阿嬸說：「當然可以啦！」

卜老太說：「那就麻煩你了！」

阿嬸的臉上流露遲疑，片刻說：

「卜太太，因古松崗最近有工程，我只能帶你一個人去。」

「三十年。」

「你們有孩子嗎？」

「我曾懷了一次胎，但我執拗，不理丈夫如何反對，也要潛水摸鮑魚，結果胎死腹中。」

「阿嬸一臉遺憾說。

「你也太拚搏了！」

「爲那一次，我後悔到現今。」阿嬸說：「我流產後，再也不能生養了！」

「很可惜，」卜老太說着扭臉睨視她：「你先生是海島人吧？」

「是。」阿嬸點點頭：「許多人都到外面繁華港島謀世界，他仍留下來，和只能帶你一個人去。」

業芬鯁即同應：「那我和阿囍姐留在這裡等好了！」

阿嬸說：「你們伯閒出去走走好了，我們這窮島却風景很好！」

此時，阿嬸已帶領卜老太走在斜坡路上。

卜老太無心于欣賞附近的風景，她只試探地問阿嬸：

「你和村長結婚好多年了吧？」

「三十年。」

「你們有孩子嗎？」

「我曾懷了一次胎，但我執拗，不理丈夫如何反對，也要潛水摸鮑魚，結果胎死腹中。」

阿拉伯人則將右手舉在額前，左手貼向胸口，互相表達情意。

庫頁島和日本北海道的土著民族蝦夷人見面時，雙手合十，將手舉向額前，掌心朝外攤開，然後拍拍自己——男微點頭，但在東方，點頭已成爲普通的禮節。在有些國家裡，一面點頭，一面做出互相表示敬意的手勢。

在南亞的印度、緬甸等國，總是雙手合十向人問好。在印度東南部的一些民族中，有着特殊的見面禮：他們把咀和鼻子緊緊地貼在客人或親人的面頰上，並且强烈地吸氣，咀裡還不停地說：「噢一噢我！」阿拉伯人則將右手舉在額前，左手貼向胸口，互相表達情意。

庫頁島和日本北海道的土著民族蝦夷人見面時，雙手合十，將手舉向額前，掌心朝外攤開，然後拍拍自己——男

二九七：用心聆聽教誨

兩人不選點頭，表示聆聽爸爸的教誨。

巴耶夫拍口烟，又繼續：

「例如在衛國戰爭的艱苦歲月，就需要精神力量來支持了。普希金說過，結婚後的漫長歲月，有風和日麗的日子，也有荆棘泥濘的道路，夫妻兩人必須堅定信念走下去的，你們明白嗎？」

「明白，我們當然明白。」娜塔莎馬上答，「爸爸，我們一定聆聽你的教誨的。」

「是的，教授，您放心好了。」王家山說。

「夫妻間要有同甘共苦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仿佛眼前兩個年輕人已結了婚似的，他作爲長輩，不能不好好訓示一番的。

娜塔莎和阿遠沙又不選點頭，而且含笑表示他的教誨十分正確，獲益良多。

巴耶夫說夠了，心中感到舒坦和欣喜，望望牆上的時鐘，便對兩人說：

「我有點累，該回房休息一會。喔，你們到外面散散步吧，可不要太晚回來呀。」

如釋重負的兩個年輕人，說聲多謝和再見，離開客廳到外面的花園去了。

月光如水，在小徑上，娜塔莎問王家山：

「阿遠沙，今晚爸爸心事重重似的，爲什麼？」

二九七：用心聆聽教誨

兩人不選點頭，表示聆聽爸爸的教誨。

巴耶夫拍口烟，又繼續：

「例如在衛國戰爭的艱苦歲月，就需要精神力量來支持了。普希金說過，結婚後的漫長歲月，有風和日麗的日子，也有荆棘泥濘的道路，夫妻兩人必須堅定信念走下去的，你們明白嗎？」

「明白，我們當然明白。」娜塔莎馬上答，「爸爸，我們一定聆聽你的教誨的。」

「是的，教授，您放心好了。」王家山說。

「夫妻間要有同甘共苦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仿佛眼前兩個年輕人已結了婚似的，他作爲長輩，不能不好好訓示一番的。

娜塔莎和阿遠沙又不選點頭，而且含笑表示他的教誨十分正確，獲益良多。

巴耶夫說夠了，心中感到舒坦和欣喜，望望牆上的時鐘，便對兩人說：

「我有點累，該回房休息一會。喔，你們到外面散散步吧，可不要太晚回來呀。」

如釋重負的兩個年輕人，說聲多謝和再見，離開客廳到外面的花園去了。

月光如水，在小徑上，娜塔莎問王家山：

「阿遠沙，今晚爸爸心事重重似的，爲什麼？」

二一：冰琪居處像香閨

美兒以爲這是應召的地方，其實只是冰琪居住的地方。木門打開，一個女傭便打開鐵閘讓她進去，然後向一間房指指，叫她自己進去。

入了房，美兒看到冰琪還躺在床上，她與冰琪打了一個招呼，冰琪叫她坐到長椅化上。

這間房比美兒住的那間屋還要大，佈置得像有錢人家小姐的香閨，有一張大梳粧枱，上面擺滿了化粧品。

還有一個大衣櫃，櫃門打開，有不少時髦的衣服。

房內的擺設、用品、傢俬，都很名貴，華麗，並非美兒這種貧家主婦所能想像得到的。她越看越感到好奇，問道：「冰琪，這間屋是你自己買來住的嗎？」

「不，那是我們三個人合租的，除了我，還有兩個姊妹，一人一間房，還有一個工人房，工人也是我們合請的。」

「那麼，這一層樓要多少錢租呀？」

「五千元，如果是新租的，要六千元也租不到。」

美兒聽了，爲之咋舌。這個數字，在她的心目中是個天文數字，但在歌場女性來說，不過是個小數目。這時冰琪才起床梳洗，她穿的睡袍，也很名貴。

二一：冰琪居處像香閨

美兒以爲這是應召的地方，其實只是冰琪居住的地方。木門打開，一個女傭便打開鐵閘讓她進去，然後向一間房指指，叫她自己進去。

入了房，美兒看到冰琪還躺在床上，她與冰琪打了一個招呼，冰琪叫她坐到長椅化上。

這間房比美兒住的那間屋還要大，佈置得像有錢人家小姐的香閨，有一張大梳粧枱，上面擺滿了化粧品。

還有一個大衣櫃，櫃門打開，有不少時髦的衣服。

房內的擺設、用品、傢俬，都很名貴，華麗，並非美兒這種貧家主婦所能想像得到的。她越看越感到好奇，問道：「冰琪，這間屋是你自己買來住的嗎？」

「不，那是我們三個人合租的，除了我，還有兩個姊妹，一人一間房，還有一個工人房，工人也是我們合請的。」

「那麼，這一層樓要多少錢租呀？」

「五千元，如果是新租的，要六千元也租不到。」

美兒聽了，爲之咋舌。這個數字，在她的心目中是個天文數字，但在歌場女性來說，不過是個小數目。這時冰琪才起床梳洗，她穿的睡袍，也很名貴。

一八二：帶卜老太上山崗

阿嬸打量一下卜老太說，說：

「你就是潛水遇害人的媽媽？」

卜老太點點頭：「是的。」

阿嬸說：「他的屍體是我老公在沙灘發現的，他是村長，做人很負責任，他把屍體埋在古松崗上，用石頭砌墳。」

卜老太雙眼通紅，有淚水，說：

「我的兒子很不幸，我感激你們夫婦，把屍體撈起，並安葬。」

阿嬸說：「只不過盡點責任罷了！前些天，有一雙富家男女去古松崗祭過墳。」

「女的是不幸遇事長子的妻子，男的是他二弟。」卜老太說。

「卜太太這次來是祭拜兒子嗎？」阿嬸問。

「對了。」卜老太說：「可以帶我去嗎？」

阿嬸說：「當然可以啦！」

卜老太說：「那就麻煩你了！」

阿嬸的臉上流露遲疑，片刻說：

「卜太太，因古松崗最近有工程，我只能帶你一個人去。」

「三十年。」

「你們有孩子嗎？」

「我曾懷了一次胎，但我執拗，不理丈夫如何反對，也要潛水摸鮑魚，結果胎死腹中。」

阿拉伯人則將右手舉在額前，左手貼向胸口，互相表達情意。

庫頁島和日本北海道的土著民族蝦夷人見面時，雙手合十，將手舉向額前，掌心朝外攤開，然後拍拍自己——男

二九七：調理蘭花

林太曰：「我調理農務系呀！」

阿占曰：「哦，咁呀，我更巴閉一D，更車門一D，我係調理農務蘭花系㗎！」

林太曰：「豈有此理，你知不知我老母已經去了黃泉？」

阿占曰：「爲乜講到你老母呢？」

林太曰：「我調理農務系呀！」

阿占呵呵大笑，曰：「林太，你忘記了自己係女人乎？你搵乜調理？吓？只有人調理，冇你調人呀！」

林太咬牙切齒曰：「我丟你老母綉花鞋！」

阿占曰：「啤！你講錯矣！我老母不着綉花鞋者也！」

林太曰：「佢天生一隻綉花鞋，所以生你這個衰公出來！」

阿占笑曰：「唔好講笑㗎！係咁喇！」

阿占收了錢，返埋位，蘇絲曰：「你去了邊，咁耐㗎！」

阿占曰：「佢話佢D雞嗆咁搏過來。」

蘇絲曰：「你究竟講乜嘢！」

阿占曰：「佢話調理農務系呀！我梗係唔執輸，話我更巴閉，我調理農務也！」